



妈妈

的
童年故事

1+1=3 题外话

..... 月牙湖结冰了



赵惠中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序 言

庄之明

大约20多年前，我和惠中都被借调到北京出版社工作，两个人既是同事，又是文友，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并喜爱儿童文学的吧。在那个不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和惠中都不喜欢跟“潮流”。我们习惯以孩子的眼光看世界，以孩子的心灵去感受周围的人与事，用我们稚嫩的笔去描摹少年儿童的真善美。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写作初期的儿童文学作品才能流传至今。所不同的是，惠中比我会讲故事。

孩子最爱听故事，惠中也很会讲故事。无论是“立场的故事”“正义的故事”，还是“勇敢的故事”“团结的故事”，都与时代相吻合。这里有热情的勉励，真诚的提醒；这里有智慧的闪光，美好的憧憬。书中的故事，教你辨别善与恶、真与假；分清爱与憎、美与丑。书中的故事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高尚情操，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和社会的温暖。

书中的故事蕴含着作家对孩子、对生命、对青春年华的赞美与挚爱。让读者在读故事、听故事中，开阔视野，

学习知识，增长才干，学会做人，发挥创造能力。平凡而不失热烈，含蓄而不乏激情。任何时候读它，都会受到有益的启示。年华似水，往事依依。今天，重读好友惠中给孩子们写的这些故事书，依然感到特别的亲切。所以我们再次出版这套书，让现在的孩子们感受一下那个年代孩子们的生活也希望他们能在父辈们的童年的故事中学会关爱、团结和一切美好的东西。

选入本丛书的部分作品，有的曾结集为《海滨的营火》（吉林人民出版社），获全国新时期儿童文学奖；有的曾结集为《素质培养儿童文学丛书》（蓝天出版社），获冰心儿童文学奖，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惠中儿童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

树林因为有了小鸟，才显得生机盎然；红花因为有了绿叶，才显得多姿多彩。惠中的这四部故事集，算不上红牡丹，它只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儿童文学园地里的青苹果。青春花季，每一朵小花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饱含着作者的心血。我相信，少年朋友们读它，自然会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目 录

MU LU

奉献的故事

开头的话	1
一本“吵”出来的书	3

爱国的故事

开头的话	92
小杜鹃	94
下个节目迪斯科	178

奉 献 的 故 事

开头的话

亲爱的小读者，为了编好这本集子，我昨夜重读了以前写的《山丹花》这部小说。许是天意，或仅是巧合，当我读完这部小说，正在掩卷深思时，在我居住多年从未停过电的这栋楼房里，忽地因改装锅炉而断电，全楼一片漆黑。妻点燃了蜡烛。刹时间，在这冬季即将来临，室内略感冷落的深秋的夜晚，它不仅给我带来光明，给我带来暖意，而且也给我带来灵感和启迪：这点燃了自己，照亮和温暖了别人的蜡烛，不正是《一本“吵”出来的书》中那善良的人们的象征吗？

你的生活可并不全如小说里描写的那么典型和富有诗意，那么，请你读一读《一本“吵”出来的书》吧。你愿不愿结识小屁溜？你愿不愿结识牛勇？那些住在新马路的孩子和住在老马路的孩子为什么争吵？在争吵中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读完这部小说，我保准你再也不会说这里描写的生活离你太遥远了。实在这里发生的人和事情，就是你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情。你看，小屁溜的爸爸盖了那么多的楼房，小屁溜的妈妈为了盖楼房而兢兢业业地看守管理着建筑材料的库房，而他们全家四口人却挤住在一间小平房里，默默地无怨无悔地生活着。这一切都很平常，但这些看似平常的人生，却也在体现着一种并不平常的奉献精神！

奉 献 的 故 事

我想小屁溜能做的事情，你也一定会做。或者说，你现在就是小屁溜们中间的一个。那么，我敢说，当你长大了，你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奉献！因为我坚信，春天播种了，秋天定会丰收。

好了，亲爱的小读者，现在我住的这栋楼的锅炉房早已修好，全楼夜晚灯火通明。但昨夜留下的那段小小的蜡烛，我却舍不得丢掉，它将伴我一生，做永久的纪念。

月
牙
湖
结
冰
了

一本吵出来的书



题目没有写错

“吵”出来的书发生在在一个小学校的5年级(4)班里,吵架是孩子们的习惯。因为搬进新楼里的孩子和住在老马路上破旧小平房里的孩子总是不友好。搬进新楼的孩子中,最爱吵架的叫牛勇;住在小平房的孩子中间,和牛勇吵得最厉害的孩子,叫邹军。邹军还有个不错的外号,叫小屁溜。噢,以后我们就这样叫他好了,他喜欢让人这么称呼。

他们的吵架让一位作家知道了,作家就来到这个班,与他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写了一本书。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牛勇和小屁溜一起读了这本书。真怪，从此他们就不再吵架了，开心地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玩耍。

“咳！牛勇，你们是怎么和好的？”

“哈！小屁溜，你不是下决心不理牛勇他们了吗？你不是看见他们就烦，甚至想打架吗？怎么会……总之，怎么会不闹意见成为好朋友了呢？”

常有人这么问他们。而他们，总是笑嘻嘻地说：“这可是那本书的功劳，自从读了作家写的那本书……”

作家在场时，听到这句话，就谦逊地笑道：“不敢！不敢！要说那本书，你们不吵架，怎么有这本书呢？所以说……”

所以说，这本书是吵出来的！

哦，就是这么回事！

亲爱的小读者，现在，这本书就摆在你的眼前。

瞧，反正你已经掀开第一页了，那么，请你读下去吧——祝你快乐！

新马路和老马路

霜降那天。

秋天来临，无情的风，吹得建筑公司门前的杨树



叶纷纷落地。往哪儿运呀？夏爷爷就出主意点火烧。瞧，好大的一堆杨树叶，冒着青烟，红红的火苗从青烟中“腾腾”地向上窜着，把那黑压压的天空烧亮了。

“夏爷爷，这儿真好！在火边，多暖和呀！”火光把小屁溜的脸都映红了，能看清这个嘎小子圆咕隆咚的脑袋，黑黑的小平头和那对正眯缝起来望着火的眼睛。

一提暖和，夏爷爷猛地想起什么，问道：“咦！小屁溜，你家生火了没有？”

“生什么火呀？别人家都生了，就剩下我们家了，一早就把我冻醒了，所以天不亮就来陪你。”说着，他满不在乎地飞起一脚，把脚底下的一个空罐头盒踢了出去。“匡唧唧——”空罐头盒在黎明前的路上，带着刺耳声，滚出去好远。

夏爷爷他什么都知道，没再问下去。他把别在腰带上大烟袋锅子拿下来，装上烟叶，探着头，在火堆上对着火，吧哒吧哒地抽起来。他的头发都花白了，满脸的皱纹，但气色好极了。

小屁溜见夏爷爷不吱声，就顺手抄起扫帚，扫起树叶来。不一会儿，那忽忽直往上窜的火苗，让新压上的杨树叶盖住了，冒出股股黑烟。



小屁溜被浓烟呛得直咳嗽，就说：“夏爷爷，我去上厕所！”说完，就急忙朝百米外的公共厕所跑去。烟熏得夏爷爷捂着嘴，不住地咳嗽。他笑着骂道：“这个臭小子，把烟弄得这么大，他倒躲到一边去了！”

老马路上静悄悄的，夏爷爷的咳嗽声和说话声显得特别大。不过白天，这儿差不多也是这么静。

老马路上早就没车走了。因为在离老马路不太远的西侧，修了一条直接通向月牙湖的新马路代替了它。这新马路，原是一条污水沟，政府派人搞了一个浩大的利民工程。填沟哇，压地呀，掘土机和碾路机嘟嘟嘟忙了一阵子，又宽敞又漂亮的大马路就出现了。接着又盖起一幢幢居民楼、大商场、电影院、小学校……。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宏伟气派的立体桥，整洁的林荫道，漂亮的带有水池的街心花园，真是应有尽有，还有川流不息来往的车辆和马路两旁走不尽的人群……这一切，使这儿成了一片现代化的新住宅区！从此只剩下住在老马路两边的人，还在关照着那苍白的老马路。

老马路两旁有破旧的、低矮的、总也打不起精神的房子，有高高的、眼下光剩下秃树枝的白杨树，再有就是仓库大铁门西侧摆着的砖瓦、沙子和标上记号的



木料，再有……得，没有啦！说什么也没有啦！哎，真可以说，这儿简直成了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可怜的地方啊！轰隆隆，首班公共汽车的轰鸣，从新马路上传过来。仓库院子里烧锅炉的工人，正往锅炉里铲煤。这时候，老马路两旁很多小矮屋子里，都亮起了灯。紧接着，街上便响起脚步声。大铁门前浓烟滚滚，一阵寒风吹来，忽地从冒着浓烟的树叶堆里窜出了红红的火苗，越烧越旺。就在这时，夏爷爷突然听见一种异常的声音使他警惕起来。

“咚！咚！”不好，有人偷砖！夏爷爷的心紧了一下，忙循着声音，朝东边砖垛望去。果然，一个戴着小螺旋帽儿，穿着登山服的小伙子正急急忙忙地往一辆手推车里搬砖。

“别搬啦！”夏爷爷急忙走过去说。

那个小伙子，见来的是个老头子，便笑嘻嘻地说：“老、老大爷，您、您行、行好吧！”

夏大爷见是个结巴，便挥了挥手，说：“算了！把砖放下，快走吧！”

没想这结巴却来了劲儿：“人、人家那边都、都住上大、大楼房啦！咱、咱这边多、多可怜啊！还、还得自、自己劳、劳神、搬、搬砖盖、盖小房！”





月
牙
湖
结
冰
了

夏爷爷见他还不走，便板起面孔，说：“你别跟我胡搅蛮缠！最好知趣点儿……”

“哟！”结巴满不在乎地说：“甬、甬唬咱爷、爷们儿！我、我……”他的话还没说完，“嗖”的一声，从身后伸出一只手，把他的小螺旋帽儿抢走了。

“哎哟，谁呀？”结巴一急，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早跑出八九步远了。这孩子，跑到旧马路与新马路的交叉路口，冲结巴说：“真不害羞！竟然偷公家的砖！”

原来是刚从厕所出来的小屁溜。

结巴气得吼起来：“你、你是干、干什么的？你、你不还、还我帽子，我、我就把你的脑、脑袋拧、拧下来！”

“来吧！来吧！我正想让你晒晒太阳哪！”小屁溜说。

结巴哈哈大笑：“傻、傻小子，你、你睁眼瞅瞅、瞅瞅，太阳还没、没出来照、照你的屁股哪！”

小屁溜“哼”了一声，说：“傻哥哥！我的屁股却能照你的脸呢！”

“咳！真、真逗！”结巴笑着，却不敢追上去。

“来呀！追我呀！你敢追，我就跑到新马路上，那儿人多，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揪我的脑袋，就算你有



能耐！”

原来，见太阳，就是见群众，这是夏爷爷和小屁溜他们对付这儿小偷小摸的高招儿。这种人，最怕见群众。大伙儿一来，他们就无处躲、无处藏了。

“你、你……”结巴哪儿敢见大伙儿呀！他气得一连说了四五个“你”，最后只好有气无力地问：“你、你到底还不还我的帽、帽子？”

“你把砖卸下来，就还给你！”

结巴“忽”地从砖垛上抄起一块砖，瞪着眼睛，威胁说：“瞧、瞧见没、没有？再、再不还、还我，我可就……”他的话还没说完，夏爷爷一把揪住他拿砖的手腕子，使劲儿一捏，痛得那结巴“哎哟哟”直叫唤。他哪里知道，做了大半辈子瓦工的夏爷爷，那手腕子上的劲儿，大着哪！

小屁溜哈哈大笑起来：“咳！就冲你这点儿劲，还想吓唬人哪！”

这工夫，有几个行人围了上来，其中一个秃顶、戴眼镜的伯伯问道：“怎么回事？”

夏爷爷把手松开，气鼓鼓地指着结巴，说：“你们问他吧！”

大伙儿一看手推车里的砖，什么都明白了。这个





月
牙
湖
结
冰
了

说：“敢偷公家的砖，还想打人，太不像话了！”那个说：“甭废话，把他送到派出所去！”

结巴傻了眼。

他一边揉着被夏爷爷捏疼的手腕子，一边喃喃地说：“这、这能算偷吗？盖、盖了小、小厨房，也是归、归公家呀！我、我家五、五口人、人哪！就住、住两间小、小南屋，我哥哥又、又快结、结婚了……”

一听这话，周围的人们直叹气。夏爷爷的口气不由得也软了下来：“孩子，住房再紧，也不应该拿公家的东西呀！”他指着新马路那边说：“那不是在盖吗？这料是盖大楼用的，要是你也拿、我也拿，那大楼……哎！这不是咱们拆自己的台呀！”

结巴一听这话，火气反而又上来了：“大、大楼？呸！我、我家可没、没那份福、福气！敢、敢情你、你们是近水楼、楼台……”

夏爷爷一听也火了：“不错，我们是近水楼台，可你看见谁‘先得月’啦？是我，还是他？”夏爷爷指着在不远处拿着小螺旋帽儿的小屁溜，喊到：“小军，过来！”

小屁溜赶紧跑过去，结巴伸手去抢帽子，小屁溜“噌”地把帽子藏到身后。

月
牙
湖
结
冰
了



“给他！”夏爷爷说。

小屁溜冲结巴撇了一下嘴，“哼”了一声，才把帽子扔给他。

“这孩子的妈妈，是跟我一块看这个仓库的。她白天看，我晚上看。他一家4口人，挤在一间9平米的小东屋里。现在，连安火炉子的地方都没有哪！我家在外地，夜里在值班室值班，白天在仓库的木工师傅宿舍睡觉……”

大伙儿听了夏爷爷的话都显得挺激动。特别是站在秃顶伯伯旁边的一个披着黑呢子大衣的大脑袋伯伯——哦，他的脑袋怎么那么大？好家伙，小屁溜真担心，它架在这伯伯的脖子上会不会掉下来啊？当然，他现在没心思来关心这个。大脑袋伯伯正在说话：“瞧，老马路上的人们，生活多么艰苦啊……”

结巴“哼”了声，斜眼瞅了大脑袋伯伯一眼。

大脑袋伯伯有点恼火，质问结巴：“你怎么……”

秃顶伯伯冲大脑袋伯伯摆了摆手，又对结巴说：“近水楼台嘛，倒也有先得月的。可是，小伙子，你听见这爷儿俩是怎么在老马路生活的？咱们得向他们学习呀！”

“是呀！是呀！”大伙儿不住地点头。





月
牙
湖
结
冰
了

夏爷爷挥了挥手，说：“咳！有啥好学的？咱只图这住在老马路上的人，气都顺点。说句老实话，我老头子不愿住上高楼吗？不瞒大伙儿说，我们盖的楼多啦，可压根儿没住过！”

小屁溜也说：“我爸盖的楼也多啦！可我家连个楼角也没沾着！”

那个秃顶伯伯，把老花镜摘下来，使劲儿盯着夏爷爷和小屁溜，看得他俩心里直发毛。半晌，才说：“你们！你们……”

结巴又哼了一声。

小屁溜说：“得了，得了，大伙儿别跟他废话了！”

“不是废话！我得告诉他……”夏爷爷话没说完，有个骑自行车的警察叔叔从这儿路过。他看到周围这么多人，就停下车子，走上来问道：“怎么啦？夏大爷？”

结巴吓得把脑袋耷拉了下去。

小屁溜想：活该，管这片的警察叔叔来啦！看不好好管管你！他刚要告状，可夏爷爷却对警察叔叔说：“没什么，没什么，小李同志，忙你的去吧！”

警察叔叔冲大伙儿笑了笑说：“没什么事，我先走了！”骑上车子走了。



结巴抬起头，感激地望着夏爷爷。大家也都很感动，有人还拍了结巴一下，说：“你算碰上好人啦！冲你刚才那横劲儿，要是送进派出所，还能有你的好！”

结巴使劲冲夏爷爷鞠了一躬，低着头，谁为情地笑了笑，说：“老、老大爷！您、您刚才想、想告诉我什、什么——我、我听着哪！”

夏爷爷说：“孩子，咱没住上新楼的人，也得爱惜这儿的一砖一瓦！别急，早晚咱们都能搬进新楼里去！”结巴使劲点了点头用手背抹了抹眼睛。突然，他弯下腰，手脚麻利地把砖从手推车里搬出来，放在砖垛上。

小屁溜满肚子不高兴。他想，夏爷爷，您这是怎么啦！抓住一个小偷，干吗不交给警察？小屁溜的脸拉得好长。

“小军！还愣着干吗？也帮着搬吧！”夏爷爷望了小屁溜一眼，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他一边说着，一边朝那堆砖走去。

行人都散去了。

小屁溜和那结巴默默地搬着砖。搬了一阵子，结巴问小屁溜：“你家真、真的只住一间小、小东屋吗？”

小屁溜挺生气，想噎他几句，可又一想，人家眼下

